

# 陈宝琛：令林纾倾心卅载的闽海同道

苏建新<sup>1,2</sup>

(1.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林纾研究所, 福建 福州 350118;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林纾早年与陈宝琛共创福州最早的新式学堂,到了晚年,更是成为惺惺相惜,宛如同一个战壕“干城”卫道的盟友。若是追究二人一生的亲密交往史,我们不难发现个中的奥秘。

**关键词:** 陈宝琛; 林琴南; 亦师亦友; 重要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4)05-0420-05

## Chen Baochen: Lin Shu's 30 years long comrade in Fujian

Su Jian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Lin Shu and Chen Baochen co-founded the first new school of modern Fuzhou, who were close friends and remained sympathetic guardian-like allies in the same trench at their old age. The secrecy behind their life-long close intimacy is revealed.

**Keywords:** Chen Baochen; Lin Shu; friend and teacher; important influence

福建工程学院前身为百年老校“苍霞精舍”。校史一说到它的创办,著名闽绅林纾和末代帝师陈宝琛等名人立刻就被推举至最突出的位置。

若要继续再深究一下陈林交谊的来龙去脉、对林纾可能产生的影响,则似乎尚无可以参阅的专文。根据目前收集到手的一些文献,笔者尝试着填补这个空白,以期抛砖引玉。

《林纾与三坊七巷文化名人的交往》一文谈到陈宝琛与琴南的交往,始于“宣统元年(1909年),陈宝琛奉召入京,为末代帝师。入京后,林纾与他的交往更为密切”<sup>[1]</sup>。如果以工院前身的诞生来看,恐怕像《末代帝师陈宝琛评传》一书中叙述的那样,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两人就应该有过合作,因为“陈宝琛等于南台苍霞洲林纾旧居创办‘苍霞精舍’,后改名‘福州公立苍霞

中学堂’”。<sup>[2]</sup><sup>[132]</sup>而1997年陈宝琛教育基金筹委会编印的《陈宝琛与中国近代社会》,在416、316、444页等多处提到苍霞精舍筹办与陈宝琛的关系,指出光绪二十二年,福州举人孙葆璜、力钧、林纾、任鸣珊与进士陈璧、陈宝琛商议,创办了这所新式学校。同样为陈林交往提供了更早的证据。

当年林纾被苍霞精舍聘为汉文总教习,跟陈宝琛等人一道为这所“实在福建开办各项学堂之先”的新式学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获得工院广大师生的衷心感戴。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又号橘隐,晚署沧趣老人、听水老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官内阁学士、江西学政、钦差会办南洋大臣、礼部侍郎等。陈宝琛比林纾年长四岁,成名亦早。作为清廷翰院中著名的“清流”党,他上章纠劾,不避权贵,声震天下。然而中法一役(1885年),因荐人

不当，陈宝琛被黜返乡，一直在福州隐居。在长达20多年的赋闲岁月里，林纾与他保持着书信联系，以此沟通彼此关注的信息。

在杭州时，林纾从陈宝琛那里获悉苍霞精舍优秀学子刘生腾业染疫而亡的噩耗，为之不怪月余<sup>[3]278</sup>。

在陈宝琛重新被启用之前，已经客京的林纾不断将对方感兴趣的朝野之事通盘托出。去函中，林纾有“读已付丙，勿以示人”的叮嘱，<sup>[3]281</sup>可以见出彼此关系的深笃。

陈宝琛闲居故里，泛舟螺江，筑听水第二斋于永泰小雄山。1909年来京时，出示所摄照片，令林纾为之心动，作诗赞道：“扁舟记向螺渚过，奇胜恨未龙泉探。小雄影本举示我，俗物相向宁毋惭。”并作《听水第二斋记》，悬想其胜景，慨叹“山居之乐，宁有穷欤”？<sup>[1]</sup>

有意思的是，林纾后来为陈絮庵画云栖图，中有“万竹扫天”语，陈宝琛见而不平，谓其小雄山听水第二斋之竹多于云栖盖百倍也。林纾确实未到过小雄山，无从下笔展现这种盛况，但他答应为太保再补录一幅。戊午十二月八日陈太保及朱师傅寿民、刘苏石集于春觉斋，林纾匆匆中以一帧山水图出示太保，并在上面题跋：“不知能得第二斋之仿佛否？畏庐居士并识”。

在陈宝琛《沧趣楼诗文集》中可以看到不少与畏庐相关的作品<sup>[4]</sup>：

诗集《题几道江亭饯别图》（此图为畏庐所绘）《谢琴南寄文为寿》《畏庐爱苍招集江亭》《畏庐招泛通河》《灵光寺忆竹坡，示畏庐石遗》《次韵畏庐石遗唱酬之作》《叠担韵答畏庐》《次韵答畏庐人日见寄》《李次玉双辛夷楼填词图畏庐所绘，为拔可题》、文存《林君畏庐七十寿序》等。

在林纾的《畏庐诗存》<sup>[5]</sup>中，陈林的交往同样也有琴南不断地吟咏：

卷上《陈伯潜先生招游净业湖，憩西崖弥日，集者九人，先生嘱余作图纪之》《四月十四日陈弢庵、石遗、高颖生游翠微山，薄暮至龙王堂庑下坐月》《秘魔岩见宝竹师题壁诗怆然有作》《十五日晨起大风，以肩舆跨山游狮子窝》《陈弢庵招游西苑》《旧历小除夕橘叟召余食内颁春饼，即席感赋》《人日后三日上橘叟》《雪后集橘叟寓斋，再叠墨韵韵奉柬》《边事日棘，闻之腐心，三叠前韵呈橘叟》《八月十三日愧室生辰，余以酒脯祀之春觉

斋三年矣。是日陈弢庵卓毅斋咸集为礼》、卷下《五月六日陪螺江太保及诸公游钓鱼台赐庄》《越四日太保再招集钓鱼台，时座上有翠云居士者，日本老画师也》《二十日以来问疾者众，弢庵、瓠庵二公尤数至，意极勤恳。初六夕，余乃大溲，疾霍然如失，家人将迎余归，口占一首》。

1914年，林纾发起成立一个在京福州同乡的老年人组织——“晋安耆年会”，陈宝琛欣然应邀担任会长，积极参与其活动。每年负责安排会员轮流做东，雅集宴会。

1924年10月9日，林纾在北京去世。陈宝琛的挽词写道：“由侠入儒，晚节独能师顾绛；因文见道，诸家原不废虞初。”<sup>[6]</sup>对林纾的人品与文学成就做了盖棺论定，可见相知之深。

## 二

林纾与陈宝琛的长期交往，对他的诗歌创作、艺术爱好乃至人生道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21年七十大寿之际，林纾回顾平生，写诗道出了他对陈宝琛无比景仰的爱戴之情：

“卅载倾心沧趣楼，（自注：螺州太保别业也）风流宏奖世无俦。自经导诱诗源得，（公为我论杜诗，恍然有悟。）尽览收藏画笔遒。（公藏画至富，一一出以示余，且假诸内府招余往观，契重至矣。）艺苑共尊今六一，经筵代晋我春秋。（余著春秋左传撮萃，公为晋呈御览。）八年前附香山社，（京师有晋安耆年会，公首席，余末座。）末座匆匆亦白头。”<sup>[3]169</sup>

从林纾的自述看，陈宝琛对他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 （一）作诗

林纾平生最自负的是他的古文，作诗上则自喻为“野狐外道”。在1923年给陈宝琛的信中说：

“本日宠召，本宜早赴与董、陈诸君手谈为乐，因成竹山今月六十整寿，寄来自撰年谱一卷，须少为润色，并作寿序一篇，明日待用，恐今晚不能早到，爽约万死，万死。近公积墨如山，留此贗物，犹之瑶池会中双成飞瑗，诸美咸集，留一野狐外道，跼伏琪花瑶草之下，亦趣观也。”<sup>[3]298</sup>

林纾从来不以“琪花瑶草”自视其诗。他的第一部诗集《闽中新乐府》问世之初，在自序中也说“畏庐子二十六年村学究耳，目不知诗，亦不愿

垂老冒为诗人也”。并不愿与诗人去较量诗艺。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转述陈宝琛的诗话说：“弢庵语余，林氏诗文，晚年为胜。初本俗学，所谓中年出家者也。”<sup>[7]301</sup>

而同光体的理论家陈衍对林纾大加推崇，“畏庐近来诗境大进，在自然不假做作”。认为他的题画诗“已与吴仲圭、王山农、沈石田诸人相彷彿，高者可追文与可、米元章。”<sup>[8]</sup>如钱钟书的回忆中提到的，在一次晤面时，陈衍大出畏庐所料，“持吾诗（与文）相较”，称赞畏庐诗可以与其文“并肩”<sup>[9]89</sup>。

林纾后期作诗何以达到陈衍认可的诗与文并肩的地步？太保的影响当不容低估。

陈衍等发起的同光体诗人聚会，自陈衍进京后，其活动中心也从武昌转到北京。在陈衍、陈宝琛等频繁组织、举办的雅集诗会上，林纾起初不过奉命做一幅雅集图，发挥一己之长，让他人在图上题诗。但逐渐就放开手脚，诗画并上了。这肯定是林纾与陈宝琛打趣的“留此贗物，犹之瑶池会中双成飞媛，诸美咸集，留一野狐外道，踞伏琪花瑶草之下”，潜移默化的结果。

林纾极端推崇陈作，在一封致陈宝琛的书信中说：“嘯桐北来，贲先生诗箴，已读过万遍矣。先生之诗，纾实莫名其妙所在，但觉词巧意深，巧而不凿，深而能婉，如闻琵琶幽渺中带豪健，温纯中得悲咽，境地到此，令人五体投地矣。海藏楼已足名世，吾闽成家者，只先生与泰夷而已，余子宁复足数！”<sup>[3]282-283</sup>

可以想见，本来对同光体颇有不满的林纾，因为沧趣老人主动的联络，彼此酬唱，加上琴南很高的悟性，在揣摩上花了气力，他这“贗物”的诗人很快脱离了早年的“俗学”体，变得如陈石遗认可的那般中规中矩了。

林纾《人日后三日上橘叟》曰：“固言乱世无佳节，幸就诗翁学苦吟。”<sup>[5]12</sup>联系汪国垣的“弢庵语余，林氏诗文，晚年为胜”，不难发现让琴南晚胜的教诗老师是谁。在林纾与陈诗翁的信中有“有无新作？嗜之如脍矣。近体十余首已读万遍”的记载<sup>[10]</sup>，陈作俨然成为林纾虔心模拟的对象，就像他学韩愈文一样反复揣摩，视若神明。

## （二）作画

林纾终身爱好作画，在这个方面也获得陈宝琛不少的帮助。

前人称赞林纾绘画兼容众长。他对历代画史上的名家画作，有过认真揣摩研究，能够吸收前人的长处。

林纾《春觉斋论画》反映了他对中国画传统的体察、领悟。今人在研究他的画论主张时，指出他出宋入元，不主一派的宏通见识。林纾说“论画有两种，一收藏家之论，一会家之论。”他自言“仆窳人耳，寒厨萧然，安得多金广购名迹？”<sup>[3]12</sup>那么林纾从哪里获得一亲画史名作的机会呢？

在林纾的一些画作题跋中，我们可以读到陈太保与林画的关系：

“此幀背注宣和御笔者，道君旧本，长卷分十余段，此为第五段。道君自跋云荆浩峰峦次第恣意纵横，笔尖寒瘦，淡烟轻霭，称其苦口之情。其徒关全亦刻意力学，杳漠皆备。吾遂得二人之趣。此余戊午九月见诸同乡陈太保寓斋者。”——己未（1919年）山水 镜心 纸本

“右丞画，人间无真本。昨螺江太保假得内府藏本示余，上有思翁一跋……”——1920年 山水图 镜心

“此幀盖内廷藏本，螺江太保假以示余者，卷长三丈许，烟翠迷离，位置皆出天然，叹观止矣。太保七十即以此为赠，故余得时时饱观之，临其一角。”——1920年 山水 立轴 设色纸本

“此本藏诸大内，余入府三次，每见徘徊不去。癸亥三月螺江太传招宴钓鱼台，假何来此本。居三日之工临之，自谓有会心处，不知识者以为然否？畏庐老人林纾并记。”——1923年 山水 四屏其一<sup>①</sup>

以上网上拍卖书画的信息透露，假太保之手，林纾得以饱览不少真迹。琴南自述他的论画非“收藏家之论”，画作多借助他人。“作客二十年，周历南北，所契贤士大夫，多出其所藏见示。”<sup>[3]12</sup>而从陈宝琛那里所得应该最多。其诗《越四日太保再招集钓鱼台，时座上有翠云居士者，日本老画师也》即云“禁中假得琳琅册，主客传观近百回”，下注“是日公盛陈名画，中有假自内府者”<sup>[5]24</sup>。

① 引自艺搜（中国艺术品专业搜索引擎）《林纾拍品》（1994-03-27），2014-03-31，[http://artso.arttron.net/auction/search\\_auction.php?keyword=%E6%9E%97%E7%BA%BE](http://artso.arttron.net/auction/search_auction.php?keyword=%E6%9E%97%E7%BA%BE)。

他因此能将名家笔意融入自己创作之中，晚年山水画出神入化，在京华画坛成为与姜筠齐名的巨擘。

陈宝琛也懂绘画，写松是他的一项长技。林纾论画中的记载，可以让体会橘叟独到的眼光。

“余昔为丰润张渊静先生画巨幛，橘叟书渊静云：‘本人自云源出清湘老人，仆则谓其瓣香蓝田叔耳。’余闻之甚愧。近年一味师黄鹤山樵，粗能为渔山。一日过渊静居，见旧作，愧汗不胜。渊静曰：‘吾亦知君不欲，然此特少作，不能不留以别春冬之气候。’呜呼，大痴七十六岁时见旧日所作，漫不记忆，跋其后曰：非此笔之工，乃墨之佳而绢之善耳。余则颜汗，并不能为谦词也。”<sup>[3]28</sup>

从林纾闻友人言、见旧作的自我“愧（颜）汗”，可以看出陈宝琛旁观者清的洞察力，难怪林纾服气。

### （三）政治态度

林纾在民国后的表现，在一般人看来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与前期的维新姿态对照，判若两人。一个激进的维新党是怎样变为顽固的前朝“遗老”了呢？

这个问题无疑要到他最接近的人物身上去查找了。

清廷灭亡前夕入宫的陈宝琛，本着对幼主赤诚的忠心，开始履行太保的职责。他耐心向小皇帝灌输为君之道，如同一位诱导有方的称职导演，一度成为溥仪心目中“惟一的灵魂”<sup>[2]180</sup>。

1913年11月16日，林纾再谒崇陵。20天后，废帝溥仪首书“四季平安”的春条，颁赐林纾。我们应该知道其中陈太保发挥了什么作用。林纾因此特意绘《谒陵图》，经6个月绘成，并撰《谒陵图记》，表示对于光绪皇帝与皇后“二圣深仁”的仰戴，“臣纾宁敢忘德”。并要“图付吾子孙，永永宝之。俾知其祖父身虽未仕，而其恋念故主之情，有如此者”<sup>[11]32</sup>。

1916年，林纾撰成《左传撷华》，陈宝琛马上进呈给溥仪。溥仪读了，又向太保询问林纾其他的情况，知道林纾还善于作画。林纾闻讯，又画了两个扇子送进宫中。12月，溥仪再书“烟云供养”春条，颁赐林纾。林纾认为这是“三公不与易”的荣誉，将他的楼改名为“烟云楼”。

1919年1月31日，溥仪三书“有秩斯祜”春条，颁赐林纾。林纾作诗纪恩：“一身何补皇家

事，九死能忘故主恩？”

1922年10月，溥仪结婚，林纾绘四镜屏进呈。溥仪四书“贞不绝俗”匾额，颁赐林纾。林纾感激涕零，作《御书记》表忠曰：“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我清相始终也。”<sup>[11]46</sup>

至此，林纾胸腔中跳荡的已经是一颗与陈太保毫无二致的清忠赤心了。

民国初的社会，军阀纷争，乱相迭呈，已经让林纾怨怅不已。而因为陈太保的关系，无法向前看的林纾，与末代皇帝的小朝廷越走越近，终至站到了同一个阵营，成了死心塌地的保皇党。每年为表一己忠心的谒陵之举，累积多达11次，比真正的遗老还要坚定。

辛亥后离开官场的郑孝胥，为此曾作书非议林纾一年一度的谒陵有效颦顾炎武之嫌。林纾回书中引用诗句云“不死已惭王友石，频来枉学顾亭林。垂垂白发宁云妖，张眼偏教看陆沉”。坦言他的举动“学亭林，转不似亭林”属实，“然不得不谒者，犬马恋恩之心不死也。……古今事有暗合。但于纲常之后，不辄范围，即无心偶类古人，亦不为病。”<sup>[11]87</sup>

林纾在一首诗中称许陈宝琛“前身根器定非薄，天留米老为伽蓝”，将对方呵护末帝等视为“铁肩道义公其担”<sup>[5]13</sup>，他自己何尝不以铁肩担道义为念呢？

在世人眼中，晚年林纾因此表现出“落伍”“守旧”的形象，这与陈宝琛的直接影响多少脱不了干系。

## 三

据上文的分析，则林琴南与陈宝琛终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应该属于无可置疑的事实了。但陈宝琛作为他的朋友，彼此构成了一种与一般交友有所不同的关系。

笔者注意到，在林纾致陈宝琛的信函中，对方常被称为先生、太傅、太保，他大多自称“世晚”，看来是有意将陈宝琛当作前辈来看待了。其实二人在年龄上仅相差四岁，林纾为何如此郑重看待对方呢？

陈宝琛的《林君畏庐七十寿序》好像对此做了解答：

“予执友宝竹坡侍郎,君乡举座主……予长君4岁,而君丈予,以竹坡故也。”<sup>[4]345</sup>

林纾中举时的座师为宝竹坡,他与陈宝琛同为清流党的要员。因为这一层关系,林纾以对待师长的态度来对待陈宝琛了。林纾在寄给陈丈的一封信中,提到他不愿陈宝琛近作的十余首诗被侄孙夺取。他把儿子称为陈宝琛的“令侄孙”,那么他俨然自视为陈的侄子了!<sup>[10]</sup>

当然,这种以“丈”人待之,并不意味着他对陈宝琛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有时琴南也流露出对陈丈异乎寻常的亲昵之态。

在一次有橘叟参加的诗钟活动中,大家一致推举“琴南有子才三岁,弢老无须只七条”一联<sup>[12]270</sup>,却没料到作者竟然是琴南。

这个敢拿儿子与陈宝琛的胡须开玩笑的林纾,后来又大旱渴雨般地恳求陈丈指点其子作文。

“太傅钧座:廿七日假座林小蔚家,约同苏龛、梦旦及春老一聚,余均后辈少年也。想能宠贵。小儿文数篇,万恳加墨。琮子之视公如籍湜三慕韩公,然籍湜特借用,而公之为韩则确也。秀才望榜况味,公夙知之,则当为孺子谅也。世晚纾顿首。”<sup>[3]297-298</sup>

林纾这种极端“倚重”太傅的态度透出陈林非同一般的关系。

陈宝琛也非常推奖琴南,“身名于我曾何与,心迹微君孰与传”<sup>[4]98</sup>,视之为贴心的知音。在《林君畏庐七十寿序》中,他以“干城吾道”期许琴南:“予交君逾三十年,其乐道嗜义,齿愈宿而气弥厉、神弥固,德业亦弥懋。以永永干城吾道而负竹坡之知也。”<sup>[4]345</sup>

琴南崇仰至极的陈丈如是推奖、期许他“干城吾道”,会让我们看到晚年林纾拼命卫道的“荆生”行为背后,其实是有着一股现实的力量在推波助澜,在为他呐喊加油。

从陈宝琛和林纾交往看,他们具有亦师亦友的关系。审视林纾晚年的表现,陈宝琛既是溥仪的“灵魂”,也是对林纾晚期行为至关重要的精神导师,尤其当他对现实的种种不堪陷入迷惘彷徨之际。时贤说琴南与陈宝琛等真正遗老的交游,开始固化了他与晚清失意的光绪、末帝溥仪小朝廷的依恋情结,不仅认陈宝琛为遗老,而且似乎自己也以遗老自居了,当属的论<sup>[13]95</sup>。

学界论林纾前后思想的发展,过于强调他从早年主张维新到晚年顽固保守的突变。若是结合他与陈宝琛几十年交往的情谊,以“干城卫道”相勉励的人生追求,则能够窥见一代闽海先行者(包括林则徐、严复等)那种与时俱进而又始终“吾道一以贯之”的坚守传统文化姿态。

## 参考文献:

- [1] 游友基. 林纾与三坊七巷文化名人的交往[J]. 闽江学院学报, 2011(3): 21-24.
- [2] 张帆. 末代帝师陈宝琛评传[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 [3] 李家骥, 李茂肃. 林纾诗文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4] 陈宝琛. 沧趣楼诗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5] 林纾. 畏庐诗存[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3.
- [6] 朱熹. 贞文先生学行谱记四种[M]. 上海: 世界书局, 1949.
- [7] 汪国垣. 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M]. 王培军, 笺证.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301.
- [8] 陈衍. 石遗室诗话[M]//张寅彭. 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 [9] 钱钟书. 七缀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0] 陈叔侗. 林纾致陈宝琛的九件信札[J]. 福建文史, 2011(4): 9-11.
- [11] 薛绥之, 张俊才. 林纾研究资料[C].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
- [12] 萨伯森. 萨伯森文史丛谈[M].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7.
- [13] 张俊才, 王勇. 顽固非尽守旧也: 晚年林纾的困惑与坚守[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 许秀清)